

應昌期傳

李建樹 著



理藝出版社

K87
1

應昌期傳

李建樹 著

理藝出版社

序

項秉炎

1 1997年8月27日，應昌期先生走了，他去了另一個世界。

他是懷着對故鄉深深的眷戀離開我們的。此前半個月，他還訂好機票，準備再來寧波。他多麼想再看看日新月異的故鄉，再會會日夜思念的故友，再親親生他養他的這片故土！然而，病魔是那樣絕情，給他留下終生遺憾！

昌期先生祖籍寧波慈城鎮。他的父親應星耀先生是一位社會賢達，以治學嚴謹、治學有方飲譽鄉里。昌期先生自幼聰穎，酷愛圍棋；迫於生活，少小離家；志存高遠，自主自強；卓爾不群，事業有成，這在當地也傳為佳話。慈城是我長期工作過的地方，應該說，我對這位鄉賢早就懷有敬仰之情。

由於工作關係，我接觸的海外寧波幫比較多。這些令寧波人自豪的海外游子，在不同國度的地區，以寧波人特有的吃苦耐勞精神和善於經商傳統，奮鬥出各自的一方天地，取得了驕人的業績。改革開放後，他們帶着濃濃的鄉情，紛紛回到故里，為家鄉的繁榮昌盛貢獻力量。應昌期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對我來說，他還稱得上是知己知交的一位。

昌期先生生前是臺灣著名的實業家，應氏圍棋計點制規則的創始人。他首次回鄉是1988年，當時我還在台州工作，未能見上一面。1991年我調回寧波，

主持市委工作。是年2月，昌期先生捐資家鄉的首項工程中城小學落成，他邀我參加。我們雖然初次謀面，卻都有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之感。此後，他每到寧波，我必去造訪。接觸多了，彼此間的了解就更多更深更廣。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愛國心，民族魂，不媚俗，不偽飾。初到寶島，國民黨看中昌期先生卓越的理財能力，想讓他出任臺灣銀行行長，但同時又要他必須先加入國民黨。昌期先生一口回絕了這個先決條件，他寧可不當行長之職。朋友聞知，為之惋惜。有人勸他，行長一職是多少人做夢都想謀求的肥差，你居然那麼輕鬆地拱手相拒，何苦那麼認真呢！昌期先生心平氣和地回答：“人各有志，我有自己的為人為事準則。”從此，他告別了金融界，立志在實業界謀求發展。

圍棋是昌期先生從小酷愛的活動。把圍棋作為一項事業來追求，這是他成年之後的事。他告訴我，圍棋源于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國粹之一。這是世人皆知的事。可是日本人居然以圍棋故鄉自居，豈不欺人太甚！於是他立下宏願：盡畢生之力，振興圍棋事業，弘揚民族文化。他說，我一生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辦圍棋，以百分之十的精力辦實業。此言不虛。昌期先生潛心研究圍棋，著書立說，幾近痴迷，他研究圍棋的文字打印件幾可等身。有志者事竟成。他終於創立了應氏圍棋計點制規則，並設置世界圍棋賽中最高獎項冠軍獎金40萬美元的應氏杯圍棋賽。

一個人成長和作為，往往與其學歷相關。學歷高者，基礎好，起點高，知識面寬，適應性強，反之，成長之路就會困難重重。說來難以置信，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且溫文爾雅的昌期先生，竟是學徒出身，小學文化。我曾叩問：“你的精博學識從何而來？”他謙然回答：“精博不敢當，我靠的是自學、拼搏、鑽勁和悟性。”我還問他：“你是臺灣大學兼職教授，給大學生上課你虛不虛？”他說：“憑實力講課，何虛之有？”果不其然，一次，昌期先生應邀到寧波高專分校講課，他有條有理，深入淺出，娓娓道來，讓大學生個個聽得入迷。他還對聽課學生說，讀好書很要緊，但更要緊的是鍛煉悟性。如果你想有作為，千萬不能坐等領導提拔，等待老板重用。自己不發奮，沒悟性，就不會有出息。等待只會使自己成為碌碌庸才，混蛋老板才會提拔這種人，真正的老板只會看中腳踏實地、有悟性又有拼搏精神的人。

說幹就幹，幹就幹好，不放空炮，這是昌期先生一貫的辦事風格。我很贊賞他這種求實求精、爭創一流的精神。在我的印象中，昌期先生辦事從來不虛諾，不敷衍，一旦應承，就說到做到。第一次回寧波，他就急着去中城小學。這裡不但是他童年生活、學習過的地方，而且是厥父當了 37 年校長的一所學校。走進校門，活潑可愛的小朋友列隊歡迎他榮歸故里。他激動不已，仿佛自己回到了童年，從小朋友的笑臉中，他依稀看見自己少年的影子。當時，學校校舍破舊，年久失修，昌期先生心生感慨。陪同前往的鎮領導想讓昌期先生出點錢略作修葺，又礙于初次見面，不便開口。他覺察到鎮領導的為難，當即表示，這樣的校舍，修了也好不到哪里，不如拆了重建，把她建成一流學校。回到臺灣後，他馬上將承諾捐贈的建校資金一次性匯寄過來，還特地用集裝箱從臺灣運來劈離磚作為牆面材料。朋友說他，集裝箱裝磚頭，成本太高了！他卻說：“既然建一流學校，就要捨得花錢。”昌期先生一生辦過許多大事，對他來說，重建一所小學只是小事一樁。但他的辦事風格由此可見一斑。正是憑借這種風格，加上他的睿智和果斷，他一生雖然僅以百分之十的精力辦實業，但總是辦一件成一件，件件都志在必得，彈無虛發。

昌期先生對家鄉的感情有口皆碑。他 14 歲背井離鄉，到首次歸寧故里，整整熬過了 43 個年頭！離別愈久，歸心彌切。他無時不想着故鄉人民的福祉。改革開放政策終於使他的夙願得以實現。中城小學落成後，昌期先生又捐資新辦了幼兒園，重建了慈湖中學，且全是一流的。僅這三所“一條龍”學校，他就先後捐資 8000 多萬元。期間，他還在家鄉投巨資辦實業，利華羊毛工業公司、現代建材公司就是應氏集團在寧波創辦的大型企業。尤其可貴的是，他再三叮囑子女，在家鄉辦實業的贏利，決不帶走，要全部用於當地辦實事。他的子女忠實履行父訓，近兩年來，為重建保黎醫院捐款 1200 萬元，向寧波慈善總會捐贈善款 100 萬元。即使在身患絕症之後，他仍念念不忘要為家鄉出資興辦一所工商大學。他的這種造福桑梓的精神，鄉親們無不為之欽佩，為之感動。

我和昌期先生最後一次會面是在 1996 年 7 月至 10 月底。那時，他的癌症在臺灣動完手術，又經過一段時間化療之後，身體略有恢復。故鄉的人，故鄉的事，時刻讓他牽腸挂肚；故鄉的風，故鄉的月，時時都在呼喚游子歸來。在寧波

建的別墅落成了，他想回來小住段時間，休養生息，再鑄輝煌。那天，我和我的同事都去機場迎接。在汽車上我勸他好好休息，並以中藥調養。他答應了。不知是寧波中醫師的妙術和中藥的神效，還是熾熱的鄉情感染了他，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那段時間，他的心情特好，身體康復特快。剛到寧波，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但不到一個月，他就能在室內室外自由行走了。他好興奮，他看到了希望，他同我談了很多、很多。3個月後昌期先生又要回臺灣了。臨行前，我們約定要再次相見，他也表示一定再來。他是以愉悅之心與我們話別的。他是充滿希望告別家鄉的。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回寧波與我們再見。然而，想不到上蒼如此不解人意，如此絕情絕義。回到臺灣不久，昌期先生的病情惡化，他的生命很快走到了盡頭。寧波一別，居然是他與我們的最後訣別！

昌期先生的公子明皓先生囑我為厥父傳作序。為了彰顯昌期先生的為人為事，為了我與他的這段情和義，我欣然接受了。我和本書作者是懷着對昌期先生的欽敬之心完成這項任務的。這本書，既為昌期先生送行，願好人一路平安；又為後人了解、學習先賢提供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是為序，以作永誌。

1999年9月

目錄

第一部 時乖命蹇

家鄉和身世	1
少年圍棋手	6
父親和母親	9
遠走上海	12
圍棋・書法・小提琴	15
唐家大小姐	20
千里姻緣(上)	23
連過三關	27
兩個夢	30
喜訊傳來	34

第二部 顛沛流離

戰火洗禮	36
福州任上	38
千里姻緣(下)	42
顛沛流離	44
深夜遇險——福州至南平道上	46
永安暫住——法諾出世	50
長汀讀書	52
到達贛州——明皓出生	55
結識包玉剛	58
由衡陽至重慶——柔爾出生	60

目錄

短暫的歡聚	62
抉擇(一)	64
到臺灣	66
身兼五職	68
登上臺大講壇	72
毅然離開臺銀	75
抉擇(二)	77

第三部 璀璨人生

從頭開始	82
創辦利華羊毛工業公司	85
組建益華紡織工業公司,首創聯營(聯合租賃)妙招	94
改弦更張——益華沙拉油十年	100
接辦國泰化工	103
創辦國際票券公司	114
向海外拓展	117
在臺灣的日常生活	124
應昌期語錄	132

第四部 貢獻圍棋 超越圍棋

寫應昌期,不能不寫圍棋	139
傳主自述:我的圍棋人生	141
五窗填滿齋	144
擔任台北市中國圍棋會總干事	147

目錄

倡導新聞棋賽	150
性情中人	154
應氏棋規	158
創建“應昌期圍棋教育基金會”	171
圍棋屬於世界	176
第一屆“應氏杯”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	183
第二屆“應氏杯”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 ——對一樁史實的匡正	196
第三屆“應氏杯”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	210

第五部 澤及後世

寧波篇

消息	220
尋親·團聚	227
回歸	232
回饋桑梓： 捐建中城小學	238
“倡棋幼兒園”應運而生	243
重建慈湖中學	247
重建保黎醫院	251
爛泥變黃金 ——現代建築材料有限公司創辦記	260
那百分之一的希望 ——利華(寧波)羊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落戶寧波記	265

目錄

成為榮譽市民	274
春華秋實	277
上海篇	
美夢成真：	
捐建上海市應昌期圍棋教育基金會大樓暨圍棋學校	282
第六部 凜凜而去	
疏忽	289
驚覺	293
第二次手術	297
化療戰	299
傷感	303
凜凜而去	308
後記	313
附錄	
一、應昌期年表	316
二、應昌期先生事略	(趙諒公)327
三、深切悼念應昌期先生	
——寧波鄉親們向他誌哀、致敬	332
四、圍棋界的大功臣	
——應昌期與世長辭	(張建藩)335

家鄉和身世

應昌期，寧波市江北區慈城鎮人。1917年10月23日出生於慈城玉皇閣桂花廳西側的樓房內。

慈城鎮（前慈溪縣的縣城）依山傍水，風景優美。其北有紗帽山、石刺嶺山、天柱峰、飛鳧山、闕峰、鄞山；東連上岙、東懸嶺；西接黃庫岙、大樣山、西懸嶺、大寶山等。城北山麓有慈湖；其南有慈江、姚江可通甬江出東海。

應昌期晚年憶及家鄉，總說慈溪慈城原先是有城牆的。沒錯。慈城原先的確是有整體完備之城牆的，其歷史可追溯至明嘉靖年間，由慈城籍工部尚書提議築城，公元1556年動工，翌年建成。城圍564丈，高2丈、闊2丈4尺。城上有雉堞2616個，敵樓28個，警鋪27個，並設東南西北四座城門，分別稱為“鎮海”、“景明”、“望京”、“環山”。又設東西兩個水門，以通船隻、潮汐。

據史書記載，慈城於清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大修，規模擴大，城圍達1643丈（約合5公里），又增開小東門、小西門，連同天啟年間增開的小北門，共有7個城門。此后雍正、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皆有整修，城牆、城門保存完好。少年時期的應昌期常到城牆上去玩耍，所以直至老年還有深刻印象；家鄉慈城城牆環繞，有7道城門。

1939年，因為日本侵略者飛機狂轟濫炸，為及時疏散居民，以及準備長期抗戰中開展游擊戰的活動方便而拆除了城門。此後城牆逐漸毀棄，至1949年

解放後，建立慈溪縣人民政府，大約是為了表示新社會新氣象，平整土地時將城垣全部拆除，在此地基上築了環城道路。

慈城歷史上文化發達的另一標志是書院衆多，如位於城東湯山山麓的石坡書院、北山麓的西溪書院、石剌峰麓的石峰書院、兵部尚書姚鏌所建的闕峰書院、小北門外曾是馮柯講學之所的寶陰書院和崧生書院、都御史秦宗道講學的嶼湖書院以及城北的慈湖精舍等。書院中最有影響的當數德潤書院、慈湖書院和寶城書院三處。歷史上明清兩代為慈城人文鼎盛時期，明代出舉人 600 餘名，進士 220 名；清代出舉人 450 餘名，進士 93 名中還有數名狀元。

以前有城牆衛護的慈城鎮，城內面積較小，方圓直徑約 1.5 公里，街市建築小橋流水，古色古香，非常典雅，附近亦多名勝古蹟。鎮內多明代住宅，古老建築連片成群，應昌期出生地桂花廳就是如今作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一處明代木結構建築，1988 年應昌期回鄉時政府曾作修繕，如今仍保存完好，已由應氏兄弟捐贈予中城小學了。鎮內文物名勝甚多，計有：尚書第、察院巷、狀元第、榜眼第、探花第、進士第、布政房、太守里、甲第世家、將軍門頭、都憲府、御史房、駙馬弄、大耐堂、馮岳彩繪臺門、劉家祠堂、恩榮坊等多處。著名勝迹則有孔廟、慈湖、朱貴將軍祠、光榮山、全恩堂、妙音精舍、寶善堂、普濟寺等。

慈城孔廟始建於宋慶歷八年（公元 1048 年），後經逐年整修、擴建，至清光緒九年（公元 1883 年），占地已達 16 畝以上。前有三座牌坊，進內有泮池，有三座玉帶橋架其上；中有大成殿，後有明倫堂、鐘樓，有東西兩廳。據稱浙江省以新昌與慈城兩地的孔廟最為完整，1911 年應昌期父親應星耀聘來中城小學執教，兩年後舉為校長，其校址就設在孔廟。

慈湖的風景更勝一籌。它位於慈城鎮之北，緊貼闕峰。湖呈腰圓形，一池碧水，有山峰樹木藍天白雲倒映其上，美不勝收。相傳慈湖於唐開元年間由縣令房琯開挖，以蓄水灌溉民田之用。湖旁原為東吳名相嚴澤故居，遂名德潤湖，又名闕湖、普濟湖。後來為了緬懷先儒楊簡（號慈湖先生）曾在此築室講學，特改名為“慈湖”。南宋景定五年（公元 1264 年），縣令金昌年組織疏濬，湖中築堤建

橋，分東西兩湖。清代乾隆年間，縣令胡觀蘭再疏，並在堤上造了個飛檐翹閣的“師古亭”，加上湖旁原有的普濟寺、德潤書院、慈湖書院、談妙澗等勝蹟，人稱慈城名勝首推慈湖，該當之無愧了。

慈城鎮地處東海之濱，東距寧波老市區約 19.2 公里。應家祖宅位於鎮西的一條名叫太陽殿路的街巷旁。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 年），採訪史齊瀚奏置慈溪縣，第一任縣令房琯，遷縣治至慈城，歸明州（即寧波）管轄。1954 年 10 月，慈溪縣遷址慈城三北地區的游山，慈城鎮劃歸作余姚縣。1960 年 10 月劃歸寧波市郊區，1984 年又隨郊區劃為江北區。慈城是目前寧波市江北區最大的一個建制鎮，也是江北區西部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

應氏的先世，據傳出自漢朝河南汝南郡的名門。西晉末年，先是有延續十幾年的“八王之亂”，緊接着又有匈奴、羯、鮮卑、氏、羌——當時稱作“五胡”的五胡之亂。鄉人為避戰亂播遷江南，其中的一個分支散播至浙江沿海一帶，這裡面便有後來成為慈溪縣大族的應氏一脈。

應昌期的祖父應嘉祥，以篾竹加工為業，由於手藝精巧，在當地手工業中頗有名氣，人稱“阿幻師傅”。生有一子三女，這“一子”便是應星耀。

應嘉祥為應星耀請了個“開筆先生”。先生姓洪，為前清舉人，據說曾在金華縣任過教諭，書畫俱佳。應星耀就這樣開始了讀書生涯，受到古文化的熏陶，及長，又考入寧波府的舊制高等師範，接受新式教育。

其時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二十世紀初年各地新式學校紛紛成立，赴日本留學也成為一時風尚，這樣就產生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①情形是這樣，廢私塾興新學的浪潮很快波及到慈城鎮，城廓四隅除了建有正始、藕田、尚志、普迪等 4 所小學外，城中又有一所名叫“中城”的小學，以後並有東南西北城四所小學及道本小學，“清光緒年間，廢科學，興新學，有志于為桑梓造福的任仲莘、凌受益、姚蘊之諸先生借孔廟為校址，創辦了中城蒙塾，後改為中城高等小學堂。凌受益為首任校長。”^②這是 1904 年以後的事。

再說應星耀考入寧波高等師範之後，求學刻苦勤奮，擅長體育及中西樂器，完全是一派新型知識分子的風貌，更是一位難得的人才。中城小學校史載：“1911 年，畢業於寧波高等師範學堂的應星耀先生，應聘來校執教。兩年後舉為

校長，直至 1949 年始離校。應先生長校後，即以新學制改革教育內容，率先增設音樂、體育等課。並冲破封建傳統男女分校的觀念，吸收女生入學，體現男女受教育平等。與此同時，積極籌募資金，增添圖書和教學設備。由他親自指導下的學生軍樂隊為全省之冠。並以‘誠、謹、儉’的校訓要求學生。因之聲譽鵲起，班級迅速增加，學生達五六百人，為適應遠道慕名來校學生的需要，還接收了不少寄宿生。1929 年，浙江省教育廳視學鄭彤華在視察慈溪縣教育情況後的報告中說：‘區立中城小學校長應星耀專心辦學，學校日見發達，學校組織完備，圖書館、郵政局、小商店尤切實際，成績蔚為可觀。’”

事實確如校史所載，用現在的話說，應星耀是個開放、開拓型人才，他知道要辦好一座學校，還必須引進學有專長的名師來執教。於是他特地從天津聘來馬秀貞（潔瑩）女士，倡導用普通話講授國語課；又從上海洋行里禮聘李文棟先生來校，開設英語課；最後又將剛從上海東南女子體育專科學校畢業的唐平塵小姐請到了慈城，作體育教員，真是開風氣之先。

可以想像，那時的中城小學在慈城鎮是何等風光。應星耀自然成了慈溪縣教育界的名人，曾兼任國民黨縣黨部無薪給監察委員等名譽職務。

1916 年，應星耀在慈城完婚，娶任秋菊女士為妻，生子八人。長子即為應昌期，以下依次為老二昌立、老三昌仁、老四昌世、老五昌華、老六昌明、老七昌年。老八幼年夭折。

1937 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熱火朝天，44 歲的應星耀與廣大有骨氣的愛國知識分子一樣，撩起長衫，憤而抗日，率領中城師生宣傳抗日救國，高唱抗日歌曲。1938 年秋日的一個晚上，慈城愛國團體在中山路姚家祠堂舉行“保國民大會”，應星耀一跳上臺便出其不意地手指國旗說：“諸位，你們看，國旗破了！”在聽眾尚未領悟的一愣中，他的演講詞便如江河奔騰：“國旗代表國家，大家愛國就必須愛國旗。國土淪喪意味着什麼呢？不正是象征着國旗的破損嗎？同胞們，還有更嚴重的事實是，如果一旦做了亡國奴，就再沒有國旗可掛了！”

1939 年 4 月 13 日下午，日本侵略者的轟炸機掠過美麗的慈城上空，開始對慈溪縣縣政府的所在地，慈城孔廟及慈湖中學等處實施狂轟濫炸，中城小學

也遭劫難，當時作為校舍的孔廟大成殿等不少校舍被夷為平地，不少同學驚恐得嚎啕大哭。應星耀臨敵不亂，一邊以其富有激情的講演不斷鼓動學生，一邊緊急疏散，將學校搬至東郊上岙東山庵（另一部分在西鄉東岙徐家祠堂）上課，師生早出晚歸，環境萬分艱苦。應星耀仍時時不忘以愛國精神教育學生，音樂課上，他以熱烈的愛國之心，揮臂指揮，教唱救亡歌曲：“二十八省，二十八省，熱、察、綏、晉、陝、甘、冀、魯、豫……”讓同學少年牢牢記住，中國是有二十八省的泱泱大國，怎能容小日本的鐵蹄長久踐踏！

1941年4月21日，慈城淪陷，山河於嗚咽中失色。日寇除盤據城區外，還屢犯鄉間，清鄉擾民。應星耀不願自己的學生受敵人的奴化教育，就避亂去了上海，先在當時英界新聞路上的一家學校教書，不久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開進租界，應星耀又毅然辭去教職，由中城小學的校董、也是應星耀金蘭兄弟的任士剛（上海五和織造廠老板）安排，進上海中國國貨公司任人事科長。當時，在上海的原中城學生如王賢枋、何平詩、秦師婁等常去拜訪。國難中師生聚首，共嘆國事，自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1945年9月3日，日寇投降，國土重光，應星耀立即於當月返回慈城故鄉。見中城小學到處斷垣殘壁，便辛勤奔波，籌募復校基金。又得到任士剛哲嗣任秉道的鼎力支持，修復校舍，即行復課，仍任中城小學校長。其時學校還得到已在臺灣發展的應星耀兒子應昌期捐贈的幾百把禮堂椅，任士剛捐贈的鋼琴等，中城小學在應星耀的積極奔走中恢復得比戰前更風光了。

1949年5月24日，解放軍入城，時勢很快變化，其中之一就是私立學校轉為公立，中城小學由人民政府接管。應星耀遂攜妻離開家鄉，輾轉抵達臺灣，依子（應昌期）生活，直至1968年農曆8月26日去世，享年75歲。

少年圍棋手

應昌期 6 歲上學，因為父親在中城小學當校長，所以上學前他就有很多機會在校園玩耍。應昌期小時候身體並不很結實，比較瘦弱，但長得非常清秀、可愛。親友們平時總誇應家的大兒子長得很俊秀，有靈性，現在來到學校，老師們自然更愛逗他玩樂。大約是因為校長本身是位傑出的體育和音樂教師，加之那個年代也沒什麼其它娛樂活動，所以當時校內棋風很盛，休息時間常見有教師團坐在樹蔭下走圍棋。應昌期見了，像是有磁力吸引，一雙小眼睛只是盯着枰上的黑子白子來回廝殺，看半天也不厭煩。下棋的老師們頗為詫異，有一次便捉着他問：

“你看得懂？”

“當然懂啊。”

“敢不敢坐下來下一盤？”

“敢！”說完就真的坐下來開始與老師對弈。

請記住，那一年應昌期才 5 歲。

應昌期的圍棋生涯自此開始。學校的那些先生們變化着着法引他下棋，先讓 20 子，看看應付裕如了，改讓 16 子、9 子、5 子，最後居然打成平手。這令學

校的那些先生們無不嘖嘖稱奇，說校長的大公子看來有點天賦，長大了說不定是個人物。後來還出了件奇事，更令大伙對這個小小應昌期刮目相看；其時鎮上有位叫唐伯痴的，新昌人，三十來歲，琴棋書畫樣樣喜歡。聽說中城學堂出了個“小棋王”，將信將疑，一日便特意帶了一副從雲南捎來的高級棋子，點名要會會這位小棋王。少年應昌期也不怯陣，大模大樣地與唐伯痴對弈起來。唐伯痴欺其年小，先讓其4子，結果輸了；接着是一個不讓，又輸。最後倒過來是應昌期讓4子，還是輸。氣得唐伯痴發誓今後再也不摸圍棋了。

1998年8月18日，應昌期的秘書姚祥義抵滬，與筆者談及應昌期對童年的回憶。應昌期曾對她這麼說：“圍棋沒什麼好學的，我一生一世都沒學過。小時候就是見學校老師在樹下着棋，覺得蠻有意思，多看看慢慢就學會了，完全是無師自通嘛。”

這種情形，自然會引起其父的注意。應星耀內心高興，卻並不喜形於色，只是默默地叫過兒子，讓他站在自己面前，問道：“你曉得我為何給你起這樣的一個名字嗎？”

“曉得。‘昌期’就是‘昌棋’，爹是讓我長大後昌盛圍棋吧？”

應星耀看着眼前抬起頭來的那張圓圓小臉，看着明亮發光充滿着個性智慧烏溜溜的小眼睛，是多麼聰穎、活潑、可愛，內心着實歡喜，於是就對昌期講了一番圍棋如何不凡的道理，鼓勵昌期好好學棋。

1928年，12歲的少年應昌期參加當時慈溪縣的全縣圍棋比賽，一舉奪魁，成了名播鄉里的少年圍棋手。

同時他還愛好書法、金石，小小年紀即能寫得一手好字，深獲書法名家錢罕先生的賞識，收為學生。錢罕，字太希，慈溪人。據傳錢罕原名錢富，少年時曾求學於書法大家梅調鼎（1839—1906），梅一聽其名便皺眉頭：“貪財思富，沽名釣譽者，豈能成大業乎？”錢富受教，便改錢富為錢罕，克勤求教於梅調鼎，終成名家。應昌期又受教於錢罕，自然是學業大進。又喜打乒乓，在校讀書時，曾兩次奪得全縣冠軍。

應昌期自幼好學，但不死讀書；他不墨守陳規、勇於創新的脾氣可謂是與生俱來的。9歲那年，他認為當時通行的學生字典編得不好，查閱不便，很多內